

海仙 橋 壬昌泰香燭棧 眞正老名檀香 人物花燭

製香廠華德路一二〇 本號電話七八三〇

極樂世界

亞農題

通 訊 處 白 路 祥 里 別 覺 社
(日五月四年七十月五十月二閏年辰戊)
星 期 四
第 六 十 一 期
今 日 一 張 ● 售 洋 二 分

夏文才啓事
鄙人日前偶抱小恙。荷蒙諸君來函慰問。不勝感謝之至。現已稍愈。每日在社照常辦公。倘承諸同文以鴻文鉅著見惠。俾可彙編書籍。無任歡迎。並請寄稿從速爲盼。

香豔叢書之一 紅杏出牆記

本社新編此書、能使雅俗共賞、著者大半皆新青年、描寫男女交際場中一切形狀、言性言情、亦香亦艷、句既幽雅清新、語尤纏綿悱惻、令人閱之、百回不厭、酒後茶餘、足資消遣、現蒙出版、定價祇收成本大洋五角、
上海白克路祥康里別覺社出版部啓

歌曲大觀

(影小種各星舞星明及友票伶名女男有印)

可 歌 可 唱 宜 古 宜 今 彙 爲 大 觀 祇 收 成 本 每 冊 三 角 預 約 先 定 欲 得 便 宜 快 來 問 津
白克路祥康里別覺社啓

情海小 情海 極樂世界

三報聯合社

〈大改良〉 每報定閱全年 三種報章、共計大洋六元、報每日寄、郵費在內、款請先惠、當即奉送別覺社最新出版之「紅杏出牆」一冊、又加送新編之「歌曲大觀」一冊、諸君既有好報可看、又有好書可閱、誠一舉而兩得、亦何樂而不爲、書印無多、定報從速、如單定一報全年者、恕不贈送書籍也、特佈寸衷、諸惟鑒察、
上海白克路祥康里情海小情海極樂世界三報聯合社啓

要 雅潔舒適的理髮地位 請 美觀滿意的理髮式樣 價廉高等的理髮地方 尋 技術精妙的理髮名手 到 曼麗女男理髮所

袁履登幼時讀書記

(啟棠)

袁君履登，天資聰穎，幼時在甬江原籍，其家境雖屬清寒，而君則不以爲苦，四書五經，溫習如故，其夫人復在燈下佐以桑麻，恆伴君之夜讀，故能文思日進，而君亦以孝聞，君年十五，始來甬申，入約翰大學肄業，斯時該校諸生，富家子弟，實居多數，因念君寒素，或相贈綈袍，君惟銘諸五中，不此讀書益勤，雖至就寢，未嘗稍輟，迨該校舉行大考時，諸生中有不能文者，又請君爲之捉刀，故君所入亦漸豐，至三年畢業後返甬，即任北門外斐迪中學（今更名四明中學）校長，月薪可得六十元，後又一帆風順，由學而商，頗著聲望，一擢而任上海總商會之副會長，頭銜顯赫，榮耀桑梓，今又任雅歌集之正會長，暇時親見其手執一卷，高誦朗誦，語曰：好學不倦，吾於袁君亦云。

蔣楊聯好記

(一道偵探)

因爲這時候天君做執行委員會和某團體的會計，維女士也是某團體的會員，他聘請維女士做會計員，所以引起偵探的疑心，但是沒有確實的證據，祇好當他是量才取用，那裏知道他真具有用意呢？起初維女士以爲不過交個朋友而已，那裏知道天君的用心呢，所以「情」字談都談不起，照這樣看起來，天君終不能達到目的了，還好，有個師三學生，是偵探的老對頭，看敵探交關之恨，從旁拉皮條，效走狗之勞，許詐之能，得克成功，我想天君對於他應該要重賞的謝他纔好。

打油詩

(散人)

嘲黑姑娘

黑膚相貌也中妍，要算姑娘黑得全，若把醬油比面孔，居然秋水共長天。

捧紅姑娘

生意興隆到處同，近來名氣十分紅，酒闌燈灺留光候，夜夜還須換老公。

詠登坑詩

草紙隨身帶，沿途好出恭，驢高人不見，饑狗守車東。

讀「顧執中二次凌雲記」書後

(倪高風)

我時常有一種思想，在腦海裏盤旋着，就是「以爲世界上的人，見識最廣、消息最靈的，終不如新聞記者」，但這不過當時理想而已，那知本月二日在新聞報快活林中，讀了名記者顧執中「二次凌雲記」中之「俯視荒塚似乳峯」的最後一節後，方才以爲從前的理想，是很有用意的。

顧先生的大作裏，最後不是寫着「此次自飛機中下視，則見荒塚已改變其形態，宛如美人之乳峯，赤裸裸的向人獻媚，」情記者非藝術家，在空中不能了解其曲線之美也」寫得何等香艷，何等肉麻，真令人垂涎三尺，羨慕至極，試問我們不是當新聞記者的，能否領略那樣多的西摩拉雅山（即乳峯）和賞識這天然的曲線美的眼福麼，所以這樣的看起來，無怪各大學的新聞科學生，是最多的了，但是我們胸無點墨的窮措大，惟有希望民用飛機趕快正式實行，或能一飽眼福呢。

但是我讀了這一節後，不覺有些感想，就是紅粉本是骷髏，骷髏即是美人，讀者的目光，祇要像顧先生在飛機上一般的觀察，然後以循環的定例來推測，那就知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美人之關，就能逃過了。

兩江女子體專歌舞會瑣記

(百花)

兩江女子體專專門學校，爲陸禮、華女士手創，開辦迄今，已將五載，茲因籌募校舍基金，特于上星期六假座上海舞台，舉行歌舞大會，表演者俱該校師生，是日子尤動聽，音樂由某君奏笛，殊見

工夫，誠可謂珠聯璧合也，陸禮華表演雙鶴，大賣其力，首演大球，次舞汽球舞，並皆佳妙，吾謂身材苗條者，始宜于歌舞，體態醜陋者，實不宜此，觀乎張女士之舞，始知天下事不可一筆抹殺，蓋張固肥胖者，而其舞蹈

徵求情海報

情海報第三十五期及六期早已售罄無遺現特登報徵求如藏有第三十五期及六期各一份或二份情海報者倘能割愛惠我當以本報一月爲酬此啓

遊蘇瑣記(下)

(描北)

此時將旅客房門推開，進而獻媚弄斌，假意殷勤，以成好事，而余素不以爲然，均遭拒絕，誠有辭翁之意不在此，而在乎山水之間也，翌日晨，山陰君有事他適，獨坐房中，頗覺寂寞，更爲氣悶，向開城中之圓妙觀，熱鬧非常，亦屬游人之萃地，進午餐後，乘黃包車而往該處，時已入聲鼎沸，擁擠不堪，有往進香者，有往遊觀者，喧嘩之聲，不絕于耳，內中殿宇宏敞，百貨俱集，爲三教九流、醫卜星相、酒肆茶坊、色色俱全，迤邐山門至三清殿，該殿爲九開間，柱皆用石而成，柱上鑿有三百六十天尊神號，秀麗可愛，中三間供三清神像，每位各佔一間地位，高約五丈，令人油然起敬，神之所塑，均係全身，四面前後軒，均開設古畫書畫店，陳列各種古玩，以及名人字畫，餘數間，所供聖像，不知其名，殿外四面，均有走廊，後爲彌勒閣，裏衣真人殿，一步三條橋，此橋用三條石頭做成，如橋面形式，一步即能跨過，尚有東嶽廟、壽星殿、七星壇等，均參觀一週，所掛各種匾額，亦是名人古筆，雖多腐敗，古跡猶存，雲時日好西落，遊人漸散，余亦速開大步而返寓所，則山陰君已歸候多時矣，次日余與山陰君，談及一游虎邱，展覽名勝，藉增興趣，不料甫及出門，遇同行夥友形色倉皇，持函給余曰，我（指夥友）已找尋半日，未嘗遇見，不料邂逅此處，見時頗覺奇異，余駭問彼曰，汝何有暇來蘇耶，彼謂奉總辦之命，有要事面商，請速回申，余聞信後，始悉行中有大批客帶定購貨物，非余定價不妥（註余是行中營業部主任）得已辭謝山陰君而偕行友返申矣，公餘之下，憶及前情，特作遊蘇瑣記以誌之，此行也，不能以虎邱之勝，至今願以爲憾耳，（完）

司。愛可。其。下車，別人到也拿他們無可如何，現在他們不然，所以由此可知他們還是嫩資格呢！

到了第二天，他們的秘密，不知怎樣傳遍全校了，細細的探聽，方知道愛可。使的同學愛可。君隔日也是同車，給他看見了，這個時候，敵探覺得很可惜，因爲百日的秘密，一旦化爲烏有，你想可惜不可惜？（未完）

(靜塵館主)

極僧獵雉趣聞

●
極樂銘
(閱客報)

女郎・亦已趕到・老婦用洗帚

史想容

共舞臺聆歌觀哭記

大記

(陳不懂)

筱凌雲飾李三娘、入夢一幕、似舞非舞、媚態叢生、不愧爲雲艷親王、白玉崑崙劉智遠、亦頗稱職、餘者均肯認真從事、無懈可擊、當演至李三娘被兄嫂所迫、往田中工作時、隔座有一女郎、年約十六七歲、面貌姣好、髮已作黎家妹妹之鴨屁股式、口中鑲二金牙、愈顯其美、衣妃色旗

(盧夢痕)

▲含有情之作用

記者近來煩惱不堪，擱筆不撰稿已二星期了，對於撰這「情書大觀」漠然置諸不理，但是本報編者頻加催速，似乎要索我的命一般，若是不撰下去，未免太不識抬舉了，祇好懶洋洋執着了筆瞎塗了，記者未撰之前，先要聲名，前次所撰的情書是朋友們的，現在所撰的，是記者虛擬的，閱者一定說記者自身說法，這個我是不能承認的，閱者試把每期瞧下去，各面的情節不同，就是記者自身說法，可有許多的境遇聚集於記者一身嗎？若問記者那裏得來許多的材料，那就說來話長咧，記者曾受業於紅樓夢國、大觀園路、怡紅院學校、業師賈寶玉先生，是個多情種子，對於女子身上，真是體貼入微，特說這所怡紅院學校，廣收青年人來校肄業，每日除教授金玉緣、西廂記、牡丹亭等書外，復有實習抱腰接吻等課目，比隣是瀟湘院女學，教師是林黛玉女士，工愁善病，一往情深，和賈寶玉先生是表兄妹，也是心目中的情人，聞伊表兄創辦怡紅院學校，故此在旁設立這所瀟湘院女學，宗旨和課目一如怡紅院，教書雖是分開教授，實習起來，却和怡紅院相通的，記者因為校中功課煩難，考試每交白卷，給賈寶玉先生驅逐出來，記者倒覺身心安靜，不致受那勞什子的痛苦，記者和隔壁瀟湘院女學一位學生未出世女士發生戀愛，現在和未出世女士無形中結婚了，山妻未出世因見記者居常長吁短嘆，抑鬱不樂，怪問記者道：「我的親愛無事忙哥哥，你難道不滿意於我嗎？」記者笑道：「親愛的未出世妹妹，我那有不滿意於你，因為我滿腹藏着情絲，覺得滿塞着不快，」未出世笑啼了一口道：「難道你不會嘔吐出來嗎？」記者點首稱是，所以盡量嘔吐出來，將來還要和山妻未出世女士商量，創辦一所烏有學校，倘有異姓來校讀書，學費不收，祇須接吻二百，呵呵。

(憶椿生)

溯自笑舞台和平社停演後，社員風流雲散，四分五裂，出演外埠者有之，另組團體者有之，團體之最著名及最受社會歡迎者，當推精神團莫若，即不佞與文友倪子高風等，亦爲其顛倒之一份也，茲不揣譴陋，略述皮毛，以告同好。

該團以張治兒易方朔爲主幹，就其個人之藝術言，各有所長，張治兒以活潑勝，跳躍嬉戲，談諧百出，但不涉胡鬧，斯難能可貴，飾慈童時一種獸頭獸腦之神氣，滑稽梯突，亦足令人捧腹，一言一語，妙到秋毫，間或發揮長篇言論，激昂慷慨，諷刺尖利，淋漓盡致，足能爲一般青年男女之借鏡，易方朔因身軀魁梧碩偉，故以呆滯見長，至其扮相之滑稽，誠無以復加，又一副似笑非笑似哭非哭之面部表演，更足令人嘆服，有時咬文嚼字，出口成章，顧非胸無點墨者所能望其項背也，至其他演員，亦多傑出之才，對付裕如，各極其妙，所憾者，邇來該團堂會日多，所有演員，不敷分配，故對於場子不甚介意，如昔者所演之劇，多屬富有精彩，而有情節者，今即一齣平淡乏味之戲，甚至一星期中竟有排演三次之多，而張易二人，恆如曇花一現，即溜之大吉，又若廣告上明係某劇，屆時竟有更調者，而使一輩專事胡調之演員，胡鬧一場而已，且所出之言，皆屬穢淫，所行舉動，成爲下流，故不佞深望該團，去蕪留精，擇善從良，而不精神之名義，堅持到底，則區區之願足矣。

大記
(陳不懂)

(陳不懂)

似舞非舞、媚態叢生、不愧爲雲
艷親王、白玉崑節劉智遠、亦頗
稱職、餘者均肯認真從事、無懈
可擊、當演至李三娘被兄嫂所迫
、往田中工作時、隔座有一女郎
、年約十六七歲、面貌姣好、髮
已作黎家姊妹之鴨屁股式、口中
鑲二金牙、愈顯其美、衣妃色旗
、而後座者、亦有三四妙齡少艾、
亦掩面而泣、惟其哀也、則不及
隔座者之哭得雙眼紅腫若胡桃耳
、不懂觀此情景、因念戲之感人
亦大矣哉、然伊等費却金錢、又
賠眼淚、實爲之太不值得、而我
亦爲之損失不少、蓋我專注意伊
等之哭、而無暇復觀臺上之戲也

後至飾投軍人之王文祥、演出種種諧談時、伊等始破涕爲笑、是劇劇情、據鄙見似有二處未妥、當劉智遠與老母逃荒時、所負之包裹、年輕之劉智遠不負、反使龍鍾年老之老嫗而負之、於情理上似太說不過去、豈包裹中有重要珍物、不見信於子耶、又下大雪時、何來負鋤農人、往田中工作耶、我實爲之不解、

